

南宋乾淳年间陆游与蜀地幕府之渊源

田萌萌

【摘要】南宋乾淳之际，国泰民安。孝宗试图积蓄兵力，以期收复中原。蜀地因特殊地理位置，成为重点军事区域。陆游在蜀八年，多次出入于帅蜀一方之幕府。蜀地幕府的历练，成为陆游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。而陆游情感宣泄、怀恋幕府的诗歌创作，则是幕府以军事角度给陆游思想所造成深刻影响的直接表现。

【关键词】陆游 蜀地幕府 诗歌创作 军事思想

【中图分类号】K207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1008-0139 (2018) 11-0071-9

自乾道五年（1170）入蜀至淳熙五年（1178）东归，在蜀八年成为陆游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段，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陆游诗歌创作的转型期。关于入蜀问题，学界论述已非常充分。但蜀地到底为何对陆游如此重要？陆游在蜀所从事的何种官职、何种经历对其影响最大，又与其创作、甚至思想有什么关系？本文试结合时代背景及陆游诗歌创作，探讨蜀地幕府与陆游之渊源。

一、“乾淳盛世”与蜀地幕府

宋代幕府虽在规模和权利上为统治者所限，不似唐朝兴盛，但数量仍不可小觑，宋代设都督、宣抚使、招讨使、制置使、经略使、安抚使、转运使、发运使等府司，均允许其开设幕府，奏辟僚属。宋时称宣抚使等属官为幕僚或僚属，充当幕僚则为入幕，宣抚司等机构称为幕府。

南宋时淮北及陕西大部地区为金统区。宋孝宗励精图治，试图以北伐收复中原。尤其享有“乾淳盛世”的乾淳年间，虽议和刚成，宋金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，但孝宗曾一度在蜀地聚贤蓄战，以备北伐。因此，蜀地在宋金对峙中便具有关键性的结点作用。那么乾淳年间关于蜀地幕府情况、性质、特点，则可反映出孝宗朝和、战状态以及整个社会倾向。蜀地远离都城临安，加之路途遥远、信息闭塞，其地方长官的管理则更需自主性和独立性。因地理位置以及情况特殊，蜀地幕府的开设更为复杂和重要。

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所载，元丰定制二十三路。南渡后，丧失了京畿、京东、河北等路，版图大大缩小。南宋陕西地区仅余阶、成、岷、凤四州，并入四川利州路，自此蜀地辖区为成都府路、潼川府路、泸州、夔州、利州诸路。蜀地几乎所有部队均由宣抚司管理、调度，据《文献通考》：

四川之兵，曲端死，吴玠并将其兵……价死，胡世将宣抚，命吴玠以二万守兴州，杨政以二万守兴元，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，而价之中部三万人分屯仙人关内外，玠并其兵，是以四川之兵独偏重于兴州。¹

由此材料，可见宣抚司之军队调动权利。所谓宣抚司，即宋时委任执政级大臣主持一个大军区的军务，往往用宣抚使、宣抚处置使的头衔，官位较低者则分别用招讨使和制置使的头衔。初设时，制置使的职能、辖区略小于宣抚使，后随其发展变化，二者并未有太多明确区分，且职能、辖区亦有重合之处，便成平级机构。可并存亦可更替，若同时存在，则宣抚重军事，制置重民事。若只存其一，职能并无清晰界定。由于四川特殊的战略位置，二者时有并存。那么，蜀地级别最高之幕府，则与四川

¹ 作者简介田萌萌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，北京 100875。

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年，第4608页。

宣抚、制置相关。

至于四川宣抚、制置所辖区，据吴廷燮《南宋制抚年表》：“四川制置使、兼成都路安抚使、知成都府，领成都剑南西川、崇庆节度、嘉定嘉庆节度三府、眉、彭、绵、汉、邛、黎、茂、雅、简、十一州、永康石泉二军，兼领利州东、西，夔州、泸州四路。”利州分东西二路，二者有合有分。但无论分合，都属四川置下。这条材料，可以看出四川制置使辖区：领三府、十一州、二军、四路，对于当时南宋版图来说，已是非常大的区域了。制置使尚且如此，宣抚使更可想而知。

高宗朝，张浚、吴玠等曾任四川宣抚使，后有存废情况。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，复兴吴玠为四川宣抚使，兴州为治所。乾淳年间，蜀地幕府延续性较强且与陆游关系最密切的，则为王炎、虞允文、范成大三幕府。乾道三年（1167），吴玠薨，以虞允文为资政殿大学士、四川宣抚使，治所利州。乾道五年（1169），以王炎为四川宣抚使，仍参知政事。召虞允文赴行在，以王炎接替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。王炎自利州移府兴元，自此四川宣抚司置司兴元府。八年（1172），诏王炎赴都堂治事，以虞允文为少保、武安军节度使、四川宣抚使，封雍国公。孝宗淳熙元年（1174）二月，虞允文去世，三月，朝廷以参知政事郑闻为资政殿大学士、四川宣抚使，七月，罢四川宣抚使。以成都府路安抚使薛良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，同年十二月，又以资政殿学士、知荆南府沈夏为四川宣抚使。四川制置使范成大，改管内制置使，淳熙二年（1175）六月罢宣抚使，复制置使，沈夏以同知枢密院事还朝，范成大统领四路。

二、出入幕之间：陆游对幕府的执着

陆游在蜀八年，与王炎、虞允文、范成大幕府颇有渊源。乾道五年（1169）陆游闲居山阴。三月，王炎除四川宣抚使，依旧参知政事，辟陆游入幕。陆游有《谢王宣抚启》：“侵寻末路，邂逅赏音。招之于众人鄙远之余，挈之于半世奇穷之后。”对于入王炎幕，陆游既感激又兴奋。在谢启最后，其言“某敢不急装俟命，碎首为期。运笔飒飒而草军书，才虽尽矣……尚力著于微劳，庶少伸于壮志”。于陆游而言，王炎幕是他施展抱负之所在，“急装俟命，碎首为期”更见其对入幕的渴望与期待。然而同年十二月六日，陆游却得报差通判夔州，在《入蜀记》中自云，久病不堪远役，谋以夏初离乡里。因朝廷选差通判，赴王炎幕不能成行，故其先赴通判任，有《上王宣抚启》云：“伤弱植之易摇，悼鸿钧之难报，心危欲折，发白无馀。如输劳效命之有期，顾陨首穴胸而何憾。”“然遭遇异知，业已被泉前之荐；使奏趋远郡，岂不为门下之差。倘回曩昔之恩，俾叨分寸之进。”陆游既自述不能入幕之无奈与困苦，又表达希望有朝一日能继续入王炎幕之愿望。

陆游虽心系幕府，但入幕也要依机制而行。宋人入幕，初沿唐制，允许自辟僚属。雍熙年间，诏罢私辟；熙宁年间，将官员任用权收归吏部统一管理，但亦允许掌管重要职务官员自辟僚佐。《宋史·选举志》载：“宋初，内外小职任，长吏得自奏辟。熙宁间悉罢归选部，然要处任职如延边兵官、防河捕盗、重课额务场之类，寻又立专法听举，于是辟置不能全废也。”总的看来，幕主有奏辟权，但需经朝廷认可，方能入幕。入幕方法有辟署、自荐、他荐。程序上主要由幕主辟奏，朝廷予以裁定。朝廷对幕主辟署权限（人员定额）以及入幕者身份等做出一定规定；幕主则对入幕者的才能和德行等提出要求；而入幕者也可以选择是否入幕、何时入幕、入何幕等。

当入幕与朝廷任命发生冲突时，陆游只能选择赴夔州职在先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闰五月，陆游始离家，有《夔州通判谢政府库》。直到乾道八年（1172）秩满，陆游离夔州，再赴王炎幕，权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。据钱大昕《陆放翁先生年谱》：“正月，自夔州启行，取道万州，过梁山军、邻水、岳池、广安入利州，三月抵汉中。”“十月，复还汉中，会宣抚召还，幕僚皆散去。”²陆游在王炎幕未及一年，但这一入幕、离幕程序，均是南宋幕府体制之体现。也正是在这一体制作用下，陆游离

²王曾瑜：《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制》，《文史》第二十二辑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98页。

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654页。

陆游：《渭南文集校注一》，钱仲联、马亚中校注，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96页。

陆游：《入蜀记》，钱仲联、马亚中校注：《渭南文集校注一》，第1页。陆游：《渭南文集校注一》，钱仲联、马亚中校注，第20页，第333-334页。

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第3755页。

南郑赴成都，辗转入范成大幕府。

依入幕之制，王炎幕散时，陆游也可继续留任南郑幕府，但需经过幕主，即继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的认同，再行辟僚程序。乾道八年（1172）二月，虞允文改左丞相兼枢密使。同年秋，授少保、武安军节度使，四川宣抚使，封雍国公。陆游《上虞丞相书》一文，据“丞相”之称，可断定此书不早于二月，而陆游正月便已发夔州，那么此书不该作于赴王炎幕之前。从陆游后期诗文中所流露出对南郑大幕的深厚情谊看，该书亦不会在王炎幕府期间。陆游《上虞丞相书》自称“四十有八”，则应在乾道八年。而其内容又为求官，那么陆游此次求官，则不该在十月幕散之前，而是在幕散之后。接替王炎继任四川宣抚使的正是时任左相虞允文，陆游文中所谓之“归”则应指幕散而归。其云：

若某之愚，不才无功，流落十年，怪承万里，而终未敢自默，特曰，身之穷，大丞相所宜哀耳。某行年四十八，家世山阴，以贫悴逐禄于夔。其行也，故时交友罄缗钱以遣之，硖中俸薄，某食指以百数，距受代不数月，性理萧然，固不能归。归有无所得食。一日禄不继，则无策矣。儿年三十，女二十，婚嫁尚未敢言也。某而不为穷，则是天下无穷人。伏惟少赐动心，捐一官以禄之，使粗可活；甚则使可具装以归，又望夕卜则使可毕一二婚嫁。不赖其才，不藉其功，直以其穷可哀而已。^④

陆游在书信中极言生活穷困、萧索，自称“行年四十八，家世山阴”，可知陆游此前与虞允文应不甚熟识，且陆集中与虞允文往来诗文亦不多见。那么，陆游《上虞丞相书》则应是一封求职的自荐信，希望能入虞允文南郑兴元幕府。虞允文是否有过回复，现今已不可知。陆游后任成都府安抚使参议官，亦不知是否与虞允文有关。但事实是，陆游并未能继续留在南郑幕中，也自此由南郑前线而赴成都，辗转又入范成大幕府。

乾道八年（1172）十一月，陆游改除成都府安抚使参议官，自汉中东适成都，乾道九年春又任蜀州通判，不久还成都任。九年夏至淳熙元年春（1174），摄知嘉州事。一年的时间里，陆游在蜀地四处颠簸。淳熙元年（1174）春至冬，还任蜀州通判，冬始摄知荣州事。除夕，得成都制置使檄，参议幕府。淳熙二年正月（1175），除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使司参议官兼任四川制置使参议官。与陆游同一时间，范成自大桂林往成都，二人同时出发，那么辟举之事在此前早已办理，以范陆二人之关系³，或可猜测，应是前来成都任帅守的范成大，收留了在蜀四处漂泊的陆游。

自乾道五年首次入王炎幕不成始，陆游便执着于入幕。而令陆游如此执着的原因，则莫过于幕府自身所具有的吸引力。

三、入幕因由：幕府属性

陆游为何十分欣喜于入王炎幕府，为何想要继续留任虞允文幕府？又为何入范成大幕府？首先当然与三大幕府的级别有关，然而亦与其性质相关。

（一）王炎幕府

王炎（1115—1178），字公明，相州安阳（今河南安阳）人，父掬知兴国军，炎以荫入仕。累官书枢密院事，权参知政事、四川宣抚使。淳熙五年（1178）卒。宣抚四川，王炎开幕府于兴元，幕僚除陆游外，有范西叔、张季长、宇文叔介/刘戒之、周元吉、阎才元、章德茂、高祚等人。

在王炎宣抚四川之前，虞允文曾任四川宣抚使。乾道三年（1167）至五年，虞允文以资政殿大学士宣抚四川，其苦心经营，在军政、民政等方面均有所建树。《宋会要辑稿》载：“四川宣抚使虞允文言：‘兴元府一带义士，人材可用。’一面委晁公武拘

钱大昕：《陆放翁先生年谱》，陈文和主编《嘉定钱大昕全集4》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1页。

³ 陆游在此幕府时间过短，此处便不做典型讨论。

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，范陆二人曾同在临安编类圣政所任检讨官，后一直有所交往。

收入丁，并寻访陕西弓箭手旧法。”又《宋史》：“（乾道四年）二月甲午朔诏四川宣抚使虞允文集四路嘈臣，会计财赋所人，对立兵额。”选人才，立兵额，加之修马政、置秦司，既便为收养之利，又可一改买马之积弊。且全力保证买马之数额。这一系列措施，从兵与马上，提高了四川军队的战斗力。同时削减军需，禁收两税之预索和盐、酒之预输，赈灾饥民，使蜀地民安，军政一新。

与虞允文相同，王炎幕府亦有为孝宗蓄力备战北伐之意。王炎宣抚四川近四年，从各个方面发展军事、民政，聚贤蓄战，范成大赞其：“四年西略可万世，孤撑独立扛千钧。”开府期间，王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：

首先，整顿军治，积极练兵。王炎整编军队，在保存地方原有乡兵及地方武装力量基础上，又保甲改置，使得军队力量扩充。并统一管理，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载：“四川宣抚使王炎言：‘欲将大安军义士只就乡村自行教阅，令安抚司依时差官前去，就本军点摘按试，所习武艺有无精熟。所有兴元、洋州义士，亦乞一体施行。’从之。”将原有地方武装正规管理，提高他们的待遇，并对因病淘汰下的人给予妥善处理。这便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作战能效，从整体上增强了军队战斗力量。王炎又对军功及边境有功者给予褒奖，如：“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枢密使、四川宣抚使王炎言：‘右承奉郎监潭州南岳庙曹伟明先因陷虏，收藏本朝告札，不受伪命。至军兴归朝，备见忠义。今伟明乞添（州）（差）凤州推官，望从其请。’诏可。”

其次，修马政。骑兵作为军队作战的重要部分，马匹不可或缺。《宋会要辑稿》对王炎修马政事件载有很多记录，经整改后，马匹来源得到了保证，马匹喂养、放牧等问题也得到解决，同时又增强了马与兵的协调、合作，从某种程度来说，是为骑兵的一种训练方式。

再次，揽人才。其幕府中有陆游、章森、张纘、阎苍舒等人，又招人才充至宣抚司，如：

四月六日，四川宣抚使王炎札子奏：“臣面蒙圣训，令于在外及诸军偏裨或小官内选择人材，将来可以管干军马者，以姓名闻奏。臣已恭依。前路或有选择到人，乞且令带行新旧请给，差充宣抚司准备统制、统领将官、准备将，各添（文）（支）小券一道，俟试以职事，果堪任使，即具姓名闻奏。”从之。

这便使其无论幕府亦是军中，皆能人备出，群贤汇聚。最后，修水堰。兴元府有山河堰，灌溉甚广。自绍兴后堰事荒废，王炎委知兴元府吴拱修复，共用钱三万一千余缗，尽修六堰，灌溉良田二十多万亩。可谓造福百姓，泽被万民。

王炎宣抚四川期间，开府兴元，积极招兵买马，修军事、治民生，显然为达成孝宗北伐之志而积蓄力量。对于一心想要施展抱负，甚至因拥护张浚北伐而被免官的陆游来说，在王炎幕府当然是陆游最好的选择。

（二）虞允文幕府

然而乾道八年（1172），王炎被诏赴都堂治事，结束了四年的宣抚四川之职，幕府亦随之解散。虞允文接替王炎，再次宣抚四川。陆游想要继续留任虞允文兴元幕府，与虞允文本人及其幕府性质亦关系密切。

虞允文（1110—1174），字彬甫，一字并甫，彬父，隆州仁寿（今属四川）人。早年以父荫入官，后丁母忧。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始登进士第⁴，通判彭州，权知黎州、渠州，官中书舍人、直学士院。尝使金，并指挥军队取得了著名的采石大捷。乾道三年（1167），孝宗力主“恢复中原”，起用主战派官员。召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并接替吴玠任四川宣抚使兼知

⁴ 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第642页。

范成大：《范石湖集》，富寿荪校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196页。

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7年，第3026页，第4954页。

杨万里：《宋故左丞相节度使雍国公赠太师谥忠肃虞公（允文）神道碑》，《诚斋集》，卷一二0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530页。

枢密院事。五年（1169），召赴行在，拜官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八年（1172），改左丞相兼枢密使。同年秋，授少保、武安军节度使，封雍国公，再次宣抚四川，直至淳熙元年（1174）病逝于任，孝宗赐谥号“忠肃”。

虞允文接替王炎，再次宣抚四川，陆游自然希望留任于丞相之幕府。且虞允文此次入蜀，孝宗对其寄予厚望：“陛辞，上谕以进取之方，期以某日会何南。允文曰：‘异时戒内外不相应。’上曰：‘若西师出而朕迟回，即朕负卿，若朕已动而卿迟回，即卿负朕’。上御正衙，酌酒赋诗以遣之，且赐家庙、祭器。”很明显，虞允文肩负为孝宗北伐而屯兵备战的任务。为不负重望，允文更加殚精竭虑治理四川：整顿军队，调整军事策略；再修马政，保证马匹数量与质量；治经济、整盐政、储材用……然而积劳成疾，以至病逝。据《宋宰辅编年录校补》载：“淳熙四年十二月，上幸芽滩讲武，戈铠光明，进退坐作精习，众十万皆骁锐。上顾辅臣太息曰：顷者，虞相立行拣汰之法，众论皆以为不可，今诸军无一老弱，始见成效。”^⑤虞允文整军备边，虽未达成孝宗夙愿，但多年励精图治，也使得兵强马壮，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。

虞允文在王炎之前任四川宣抚使，而王炎离任后虞允文再任四川宣抚使，便与王炎兴元幕府前后继起，均为备战北伐之用，陆游在王炎幕府未足一年，那么自然更希望能继续在虞允文幕府以期建功立业。然而，其愿望并未能实现，但也几经辗转，人范成大成都幕府。

（三）范成大幕府

淳熙二年（1175），范成大拜蜀帅命，时年已五十。正月二十八日发桂林，六月抵成都，至淳熙四年（1177）二月，以新知荆南府胡元质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接替范成大任，范成大离四川。据《方輿胜览》载：“中兴以来，罢兼西路，始带一路安抚使。后兼四路，更名安抚制置大使，以成都而得行四川民事，自张焘始，制置不与宣抚并除，用兵则宣、制二司，利、沔二州休兵，则本府始带成都府路安抚。”又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载：“自修兵后，独成都守臣带四川安抚制置使，掌节制御前兵马……其权略视安抚司……”由此看来，四川地区各都统所率领的屯驻大军以及其他正规军均受制置使节制，那么范成大开府成都期间，掌握全蜀兵权，其幕府亦应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质，这也应是陆游人制置司之原因。

成都民风循柔、尚文，学者比齐鲁；地险物丰，国富民殷。其俗好游赏宴集，夜市、蚕市、药市兴盛。此地西抗吐蕃、东接广汉。范成大经略四川期间，兢兢业业，竭尽心力，陆游有记载曰：“及公之至也，定规模，信命令，弛利惠农，选将治兵，未数月，声振四境，岁复大登。”范成大治蜀，政绩可观：

重人才，范成大唯贤是举，蜀地翘楚者皆为其所用，周必大称：“凡人才可用者，公悉罗致之幕下，用其所长，不以小节拘之。”其幕下有陆游、简世杰、杨辅、胡晋臣等诸多才能贤士⁴此外范成大还表彰、推荐名士。曾荐胡晋臣于朝，表彰蜀地名士孙松寿、樊汉广之节，并将二人同荐于朝。

专意恤民，范成大以“仁民固本”思想，实行了一系列措施。如兴土木，修建民生工程、与民同乐，修铜壶阁、筹边楼、锦亭、修石筍街、修成都学宫，杨甲有记云：“（范公）以儒长者治蜀，有大惠利即民。”此外，范成大还为民免酒赋、罢科杂，为民众减轻负担。

整军御边。范成大一到成都任，便上疏言边事，朝廷赐四十万缗，为整训将士、修饬边防之用。且日夜阅兵，制甲器，备守边，斩白水寨叛将。并乞黎州一年马额，以买马而制御弹压蛮夷，⁵一举多得。

⁵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第11799页。

徐自明：《宋宰辅编年录校补》，王瑞来校补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214页。

于北山：《范成大年谱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96页。

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第663页。

祝穆：《方輿胜览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3年，第900页。

范成大的这一系列措施，既保证了蜀地边境安全，又富民安邦，改善民生，深得蜀地民心。因病离任时，蜀民曾沿路相送；离蜀后，更是思之如亲。

从其政绩与侧重看来，与王炎、虞允文幕府不同，范成大幕府虽掌握重要兵权、有防御吐蕃侵扰之举，但主要作用却更多在于民事，已失去备战北伐之性质，那么陆游在范成大幕府实际上并未如南郑时紧邻战争，那么其心态及行为则亦应与前不同。

三个幕府在开府地点上有所重合、时间上相互交叉又有继起，三个幕府开府时间、幕府置所、幕府性质的同与不同，正反了孝宗朝错综复杂、不停变换的对金态度以及政治风向的变换和党派斗争。而处于大环境中的陆游却只能随时势变换而漂浮于朝野之中，故陆游自称“放翁”，既有放达、洒脱，又应有自嘲、无奈之意。

四、幕府与诗人：诗歌创作与军事思想

陆游在蜀八年，虽幕府时间不足一半，但却对他的诗歌、甚至思想都影响重大。如果说陆游一生中以收复中原为己任，那么也只有蜀期间，他才能真正亲临战场。在王炎幕府，陆游真切地近距离体会战争、参与战争。陆游任南郑幕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。据王曾瑜《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系》所言，干办公事并无专门职责，而是临时委派，处置各府司的种种日常事务和紧急事务。^①但陆游有诗自注：“予在兴元日，长安将吏以申状至宣抚司，皆蜡弹，方四五寸絹，房中洞悉必具报。”掌握敌情，可视作军机要务。且南宋绍兴四年（1134）规定，宣抚使司“参谋视提点刑狱，参议视转运判官，机、干在诸州通判之上。”宣抚使、制置使作为执政级大臣，那么陆游在宣抚司、制置司任僚属时，官位亦应不低。

除掌握机要外，陆游还参与练兵戍边。据陆游诗《昔日》：“阵如新月偃，箭作饿鸱鸣。坚壁临关守，连营并渭耕。”诗中写到守关状态中的布阵和射箭，“坚壁”可以看出，并非作战之中，显然此为练兵场景。此外，陆游《秋波媚》：“秋到边城角声哀，烽火照高台。悲歌击筑，凭高酹酒，词兴悠哉！”^②词中写到烽火，烽火本为戍边将士传递军情、报警之物，且陆游在《辛丑正月三日雪》中自注曰：“予从戎日，尝大雪中登兴元城上高兴亭，待平安火至。”由此看来，陆游在南郑时应常登台观烽火；文书工作，也是幕僚份内之事，其中涉及到代幕主写奏章、文书，又有作记、写诗等。陆游在王炎幕府有《静镇堂记》：“而府独仍其故，西偏有便坐。日受群吏谒见。与筹边治军。燕劳将士。靡不在焉。”记录王炎在幕府处理军务；如王曾瑜所考证，除各种日常事务外，陆游亦负责幕中紧急要务，陆游有外出事务途中所作之诗，如《嘉川铺得檄遂行中夜次小柏》《归次汉中境上》等。

陆游在王炎幕，近距离接触战争，参与战事。真切地生活体验致使其写出“何时夜出五原塞，不闻人语闻鞭声。”“国家四纪失中原，师出江淮未易俗”的壮志雄豪、气势磅礴，而北望前线后方的故土，又使其心生“落日断云唐阙废，淡烟芳草汉坛平。犹嫌未豁胸中气，目断南山天际横”的无限落寞与忧愁。

在范成大幕府，陆游任参议官。参议官即参与军事谋划类的官职。宋代幕僚参预军事谋划类有：参赞军事、参谋官、参谋军事、参议官、参议军事、计议官、谏议军事等，这些名目并非职位之别，而是官位之别。以参赞军事、谏议军事和参谋官地

李心传：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（甲集），徐规点校，北京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220页。

祝穆：《方輿胜览》，第900—901页。

陆游：《渭南文集校注一》，钱仲联、马亚中校注，第351页。

周必大：《范公（成大）神道碑》，《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·平园续稿》，卷二十二，清道光二十八年欧阳棨瀛塘别墅刊，咸丰元年（1851）续刊。

范成大：《范石湖集》，富寿荪校，第232页。

隗瀛涛：《治蜀史鉴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2年，第459页。

于北山：《范成大年谱》，第198页。

李心传：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（甲集），徐规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421页。

杨士奇、黄淮等：《历代名臣奏议》，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64年，第3205页。

位较高，参议官和计议官地位较低。⁶所以，陆游此时官位应不是太高。陆游在范成大幕府主要从事文书类工作，有《铜壶阁记》《筹边楼记》，此两篇文皆是记范公修善工程之事；又有巡行出访、巡察兵营之职。如陆游有诗《成都大阅》：“千步球场爽气新，西山遥见碧嶙峋。令传雪岭蓬婆外，声震秦川渭水滨。旗脚倚风时弄影，马蹄经雨不沾尘。属囊缚裤毋多恨，久矣儒冠误此身。”身在幕中随范公阅兵，该诗本写军队气势之壮阔，诗人却在最后一句发出“久矣儒冠误此身”的感慨，由此看来，陆游在范成大幕府应并未如此前一接触战争。且《宋史》载，范陆二人以文字交，不拘礼法。人讥陆游颓放，便自号“放翁”⁷更见幕府之无战事。

那么，自范成大幕府后，陆游终其一生都未再有亲临战场之际遇，虽奔走疾呼，却欲投无门，满腔热情无处挥洒，正如赵翼所云：“时当南渡之后，和议已成，庙堂之上，方苟幸无事，讳言用兵，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。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，存一饭不忘之谊，举凡边关风景，敌国传闻，悉入于诗。虽神州陆沉之感已非时事所急，而人终莫敢议其非，因得肆其才力，或大声疾呼，或长言咏叹，命意既有关系，出语自觉沉雄。”陆游将其全部情感上的压抑都宣泄在诗歌中，在诗歌中寻求政治理想的实现。如《太息》其一：“白头乡万里，堕此虎豹宅。道边新食人，膏血染草棘。平生铁石心，忘家思报国。即今冒九死，家国两无益。中原久丧乱，志士泪横臆。切勿轻书生，上马能击贼。”写家国之思，更写中原之乱，以“书生上马击贼”平定天下之乱，言语激愤、气势壮大，感情更加深沉，境界愈发阔大。又《发黄州泊巴河游马祈寺》“紫髯刑马地，一怒江汉清。中原今何如？感我白发生。”《闻乱虏有感》：“儒冠忽忽垂五十，急装何由穿袴褶？羞为老骥伏枥悲，宁作枯鱼过河泣。”虽感慨中原未复、颓颓老矣，但以“老骥伏枥悲”“枯鱼过河泣”自嘲，又见雄心未泯。陆游此类诗歌，将既满怀激情又无奈萧索的矛盾感情融合于一，随其诗歌或慷慨激昂或低语陈诉喷薄而出。

伴随这些倾注在诗歌中复杂、矛盾情感一起的，还有陆游因求而不得产生对军旅生涯、对幕府生活的深切怀念。陆游集中有大量怀念幕府、为国感伤之作，尤其晚年诗歌，怀念王炎南郑“征西大幕”之作多达100余首，如《冬夜泛舟有怀山南戎幕》《闻蝉思南郑》《夜观秦蜀地图》《风顺舟行甚疾戏书》《怀南郑旧游》《偶怀小益南郑之间怅然有赋》等，这些诗歌生动再现了在幕府打猎射虎、行军作战、戍守边防等情境，可以看出幕府对陆游诗歌创作在内容、题材以及感情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陆游情感宣泄、怀恋幕府诗歌创作的背后，正是幕府以军事的角度给陆游思想所留下的深刻印记，使其对收复失地、建功报国有着不懈的执着，对幕府生涯有着永久的怀恋。那么，幕府对陆游军事思想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：

首先，陆游的对金态度。陆游于淳熙十五年(1188)呈《上殿札子》于孝宗，此为其在幕府的切身经历以及对士大夫言行的综合见解：

虏，禽兽也。谄诈反复，虽其族类，有不能测，而臣窃以谓是亦有可必知者。夫何故？宽猛之相继，如寒暑昼夜之必相代也。故自金虏猖獗以来，靖康、建炎之间，穷凶极暴，则有绍兴之和；通和既久，则有辛巳之寇；寇而败亡，则又有隆兴之和。今边陲晏然，抱鼓不作逾二十年，与绍兴通和之岁月略相若矣。不知此虏终守和约，至数十百年而终不变邪。将如昼夜寒暑必相代也？且虏非中国比也，无君臣之礼，无骨肉之恩，惟制之以力，劫之以威，则粗能少定。今力惫势削，有乱而已。……然臣窃观士大夫之私论，则往往幸虏之懦以为安，不知通和已二十余年，如岁且秋矣，而谓衣裘为不必备，岂不殆哉？⁷

⁶ 王曾瑜：《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制》，《文史》第二十二辑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104页。

陆游：《陆放翁全集》，北京：北京市中国书店，1986年，第323页。

李心传：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（甲集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218页。

陆游：《陆放翁全集》，第305页，第218页，第43页。

陆游：《渭南文集校注一》，钱仲联、马亚中校注，第445页。

王曾瑜：《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制》，第10页。

⁷ 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第12057页。

赵翼：《瓯北诗话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3年，第97页。③④⑤陆游：《陆放翁全集》，第46页，第166页，第64页。

邱皋鸣：《陆游评传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45页。

陆游：《渭南文集校注一》，钱仲联、马亚中校注，2011年，第102页。

虽在当时大的时代环境下，此《札子》并未被孝宗采纳、发生作用，但这段话却准确无疑地表露出陆游对金人的认识及其态度。陆游认为金人嗜武且不可信，虽今暂时“边陲晏然”，但势必不会长久，应以“力”制之。客观看来，陆游此语不可避免带有一定主观性，但单纯看其对金态度，如若不是在幕府与金人对峙时有过实际接触，不会产生如此具体、深刻的看法。

其次，陆游对边备的主张。陆游认为边境之备，大抵应：

无事时观之，事事常若有馀，一旦有变，乃知不足。伏望陛下与心腹之臣，力图大计，宵旰服怠，缮修兵备，搜拔人才，明号令，信赏罚，常如羽书狎至、兵锋已交之日。使虏果有变，大则扫清燕代，复列圣之仇；次则平定河洛，慰父老之望。

修兵备、选人才、明号令、信赏罚，这正是陆游在幕府守边、备战的切身经历和经验总结。对于备边，陆游的建议并不局限于四川地区，整个边境都应时刻警惕事事之变化，常怀忧患意识，有衅则攻，无则守之。对于“多事之秋”的南宋朝廷来说，陆游此主张不无建设性。

再次，陆游战略思路。陆游就战略中心，曾向王炎进策：“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，取长安必自陇右始。当积粟练兵，有衅则攻，无则守。”陆游的战略思维，以长安为战略中心，长安为经略中原之关键。而取长安则自陇右为宜，陇右为重点军事地区，所以应积粟练兵，随时做好攻守准备。然不被采纳。陆游又有《上二府论都邑札子》，建议移都建康，虽是为保南宋社稷，但实际意欲隔江牵制整个战略形势，以图经营长安。渡江之初，李纲亦主张据中原、保西北，而有东南之说。⁸气这一“长安中心性”的兵家思想，与陆游切身在前线地区参与战事应不无关系。而陆游以长安为中心这一思路，在诗歌中则表现为对长安的反复吟唱，力口其诗‘《观长安城图》《长安道》等。

因乾淳年间蜀地幕府的战略位置、幕府主人以及幕府属性，陆游渴望在幕府一展报复。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朝廷风向，北伐难以实现。但陆游在幕中经历却成为他记忆中最深刻、最重要部分，对其诗歌创作、乃至军事思想，都产生重要影响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⁸ 于北山《陆游年谱》考订此札子撰于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。
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第11257页。